

# 向往人间四月天

世相物语

同亚莉

正月初四立春后,天气有两三天还算暖和,可刚刚过了正月十五,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

风,吹着尖利的口哨,在高楼间疯狂地穿梭扫荡,追赶着像梨花一样大小的雪花,一会儿上,一会儿下地飘来飘去。我的手冻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,没有了任何知觉。我裹紧自己去朋友家吃午饭前特意换上的春装,但在这时候给不了我任何温暖。

大风中开始零零星星地下雪了,大家都觉得有些冷。有人说这么冷,春天的脚步看来还很遥远;有人说立春以后就是春天了。我想立春后是春天,应该算早春吧。在大家的提议下,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绕到小区对面的城市运动公园去寻找春天的影子。

我们一行人快步走到城市运动公园门口,过春节时挂上去的大红灯笼,被风吹得摇摇晃晃,灯笼上面像棉絮一样的雪花托着大红灯笼更加迷人。有雪水润湿了它们的罩子,罩子上深红色的一片像水墨画,更加坚定地彰显着“雪打灯笼兆丰年”的独特意义。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美景就好像映现在眼前。不知是谁指尖,指着灰乎乎远处的一片植物说,迎春花开了!几人近前仔细辨认,发现不是迎春花,而是一株不太高大的腊梅,嫩黄色的小叶子高傲地开在漫天雪花中。早



春的花朵,恰如诗人青春里涂了又写的诗。

春天给人的愉悦,似乎很难用笔墨来形容。早春二月,已经有了春的气息,但是气候却有些清冽。

我的心,突然向往起朝气蓬勃的人间四月天。想念人间四月天的花朵,想念四月和煦的春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,想念四月午后慵懒的太

阳,想念四月黄澄澄的油菜花,想念四月的生机勃勃和蒸蒸日上。

记得上大学时,每到阳春四月,学校文学社就会组织大学生诗会,讴歌春天、讴歌青春,班级也会在周末组织春游。当时邓丽君的一首歌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已经开始流行,我们很快就会哼唱,除了大家出游时一起唱之外,在春天绿油油的操场边,在和风顺畅的春风里,在宿舍、在水房,我都会随意哼唱几句。

尤其是“春风她吻了我的脸,告诉我现在是春天”这几句,让人有无限的想象。如果自己不想去上课不想做作业,那么那句“虽说是春眼不觉晓,只有那偷懒的人儿才高眠”也会督促自己快点学习做作业。时间一长,舍友就给我送了个“楼道歌星”的外号。我想,上大学那时候虽然经济紧张,生活单调,但那时年轻,心情是愉悦的,生活是有希望的。那个年龄,风华正茂,也是人生的四月天。歌声诠释了春天,春天给了我们希望。

现在虽然春寒料峭,东风浩荡,大地还没有彻底脱掉冬装,但是春雪已经带来了春雨的讯息,春风已经涤荡了冬天的气息,春的黎明,已经展开了冬夜折起的霓裳。

我们和蜗居了一个冬天的人们一样,不顾寒冷,走向早春,张开双臂,迎接最美人间四月天的到来!

来是被抢灯笼的刘柱及其父母找上门来。刘父气愤地说:“你家大儿子抢了我娃的灯笼,有人看见了……”父亲听明白之后,请他们坐下,边倒水边开玩笑:“哦,那一定是你们家的灯笼做得好,如果是这样我要到你家好好学习学习……不怕,如果他抢了,我一定狠狠教训他,叫他马上还给你娃。”父亲随后来敲我屋子门,大声说:“爱平,开门。”我不得不从小屋出来,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的灯笼。刘家父母看到灯笼已经破损,心里不高兴,刘柱则迅速拿了失而复得的灯笼兴高采烈地离去。

我猜想父亲可能会暴揍我一顿,就躲在小房子里反锁了门。等父亲睡觉后,我才出来。接下来几天,父亲也没有打我骂我,他是否因为囊中羞涩不起灯笼,我才去会抢别人的灯笼。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对,只是运气不好,从未认识自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。

有趣的是,这篇稿子交给打字复印部,帮我打字的小姑娘刚打出标题《抢灯笼》三个字,就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问:“叔叔,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一个,灯笼很贵吗?”我有些哭笑不得,那时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学生。但是这么复杂的事情,我好像一两句话又说说不清楚。00后的小姑娘,怎么能想象到我当年一贫如洗的窘迫呢?

人却只给他一把蒲公英。

“十块钱一把啊?这也太贵了!”

“他卖的是一张钱一把,他不认识钱,我们都是给的一块钱。不信,你给一块钱试试?”旁边有人说话了。

父亲掏出一块钱递过去,老人果然又给了他一把蒲公英。父亲笑了,又掏出一块钱,要买下最后的那把蒲公英。

女儿挡住了父亲:“爸,等会儿,我去去就来。”

一会儿,她拿着一条烟来了,把烟递给老人,捡起蒲公英,在旁人惊奇的目光中,拉起父亲的手,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不久,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领证出来,她对他说:“等一下,我去买条烟。”

“我都戒烟了,买什么烟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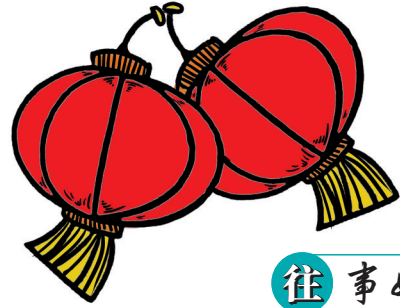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戒烟就不能买烟?”

买了烟,她对他说:“走,给‘我们村’的智障老人送烟去!”

“怎么这时候想起给他送烟?”

“这烟是买来感谢他的,没有他,我们不会这么快在一起的!”

人间真情



往事如烟

小时候,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(也叫灯笼节)的晚上,厂里家属区的孩子们都会聚堆玩灯笼。大家聚在一起,互相比赛,互相炫耀,互相冲撞,嘴里还嚷嚷着:“灯笼会,灯笼会,灯笼灭了回家睡!”

大家打着灯笼在街坊里四处转悠,看谁的灯笼大,谁的灯笼新颖,谁的灯笼材质高档……乐在其中,完全忘了冰雪严寒。这时,有灯笼的孩子得意洋洋,没灯笼的则心里懊恼,只能跟着溜达凑热闹。

小朋友们的灯笼,有的是父母做的,有的是买的,有的是舅舅送的。总之小部分人有,大部分人无。没有灯笼的孩子,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。我属于没有的人,父亲也不会做灯笼,没有

“等一下,我去买条烟。”他对身边的女友说。

“你答应过戒烟的……”

“戒烟就不能买烟?”买了烟,他径直走向路边一个神情麻木的老人,把烟递给他,说:“送你的,你慢慢抽!”

“他是谁?”她问。

“我们村的智障老人。”

“怎么不直接给钱呢?”

“他不认识钱。村上有人管他的吃穿住,就是缺烟抽。今天碰见了,给他买一条。”她笑了。

她和他恋爱半年了,各方面都满意,就是不知道他是否善良。这下,有了满意答案,能不笑么?

回到家,她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也很高兴,说:“能给非亲非故的人关爱,是善良的人,值得托付的人。”

她更高兴了。

……可没两天,她哭着回家了,边哭还边骂:“骗子,骗子!”

父亲一脸惊诧:“宝贝儿,怎么了?什么骗子?谁是骗子?”

岁月留痕

童年的每个冬天,雪都下得特别多。白皑皑的积雪覆盖着整个视野,呼呼的朔风掀衣钻袖,像无数把小刀划脸割耳朵,冷得人打战哆嗦。外面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”人只能宅在家的热炕上取暖,不敢外出。

那时,家家户户除了热炕几乎再没有什么其他取暖设备,都是那么一年又一年地熬着。我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。奶奶去世后,爷爷一个人住着有两间大的房子,我们叫大房子。

大房子虽然有表哥扎的顶棚,依然显得宽敞空旷。于是,大伯就给爷爷购置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火盆。火盆有一个木头盆架,上盖是一个脸盆大的洞,洞里架着一个装着沙子的生铁铸的盆子。盆架一角挂着一双较长的铁筷子,用来夹炭拨火。下面离地三寸的地方有一个木板用来放木炭,大伯每年都要给爷爷买回不少木炭,供爷爷取暖。

火盆生着火,大房子即刻就少了些许寒气。平时火盆就放在爷爷的炕边,爷爷躺在炕头吃烟,把他长长的烟袋锅伸到火盆点着,惬意地吸起来。

因为大房子有火盆,不仅父辈的几位叔伯爱在大房子烤火聊天,我们一帮孙辈也爱往大房子

# 抢灯笼

王谦

材料,没有时间,也没有钱。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玩儿……

在我十二岁那年正月十五,连着下了几天大雪。吃完饭,我找同学玩,路上看见一群小孩,基本上人手一盏灯笼。后来发现其中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孩子,是个残疾人,名叫刘柱。他有小儿麻痹,走路、跑步比别人笨拙一些。我跟踪观察了一阵儿,实在是太羡慕了,一时没忍住冲上去,从后面夺下了他的灯笼。他当时吓蒙了,本能地反抗了一下就放弃了挣扎。我跑了几米之后,才听见他凄厉的哭声。我顾不了那么多,几口吹灭了蜡烛,抱着灯笼一口气跑回了家。

我躲进房间,插上门,仔细欣赏着自己的“战利品”——一个红纸糊的小灯笼,没有图案,底部有一圈黄色的流苏。

我正沉浸在欣喜中,忽然听见有人敲门。原

# 买烟

徐敬德

“还有谁,当然是他了!”

“他怎么成了骗子?怎么骗你的?”

她好不容易控制住了情绪,说:“我在菜市场看见和他一起遇见的那个智障老人了,他在那里卖蒲公英。能卖蒲公英的人,怎么会是智障呢?他们一起演戏骗我!”

“这样说,情况确实严重。这小子怎么……”父亲陷入了深深地思索。突然,他对女儿说:“你去买过蒲公英吗?”

“气都气昏了,还去买!”

“你太冲动了,走,买蒲公英去!”

菜市场一角,果然有个卖蒲公英的老人。他的面前还有三把蒲公英。父亲问:“老人家,蒲公英怎么卖啊?”那老人伸出了一根手指头。

“三把十块钱吗?我买了。”递过十块钱,老

# 火盆

朱耀儒

钻。我们主要是去取暖,也爱在火盆旁听大人聊天。大伯是村小的教书先生,学问大,经常给我们讲故事。

三叔被拉过壮丁,当过几年兵,也打过几次仗,经常给我们讲他打仗的激烈和惊险。

小叔是做生意的,经常去省城西关进货,见识广,人活泛,给我们讲大城市人力车、汽车、火车、公交车以及钟楼、鼓楼,听得我们一愣一愣地,不断发出一阵阵惊叹。

木炭火会发出小小的噼啪噼啪声,有时还会爆出火星,吓得我们急忙躲闪、惊呼。这场景只有一直务农目不识丁的父亲一言不发,只能和我们一起聆听他弟兄们的谈话,有时笑一笑而已。可惜的是我们不能长久地待在大房子烤火,因为我们要上学。那时,寂寞的村道上空无一人,只有我们一伙小学生的身影和喧哗。

村小的教室是由古戏楼改造的,高大空旷,



# 母亲的方言

亲情一簇

王亚凤

着金色,母亲乌黑的长辫子垂在格子布衣的胸前,她们神情温柔,不言不语,徒手抹一把面粉或苞谷糝打成的糨糊,再仔细地大小、材质合适的碎布头层层糊在门板上,既不能留有空隙,也不能哪块儿堆叠薄厚不匀。烂得实在不成形的旧线衣裤、绒衣绒裤、毛衣毛裤,以及床单、被面,用粗布、的确良、涤卡、条绒等等做成的外衣外裤,总之穿用不成了的,统统被拿来废物利用,做成褙子。

这些褙子,就是做鞋面、鞋垫、纳鞋底的原料了,通常会覆盖一层新布料,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常看到的,大姑娘小媳妇给爱人用心用意

缝制的那种千层底、白布滚边、黑灯芯绒面子,诸如此类的新鞋必备材料了。我忘不了,是母亲为我缝的八个“气眼”的棉窝窝,坐在教室里,我的脚一点也没有受亏。当生产队干部的父亲,穿着妈“临行密密缝”的“踢死牛”布鞋,去内蒙古赶牛马回来,带社员进山里割竹子,带大哥和更多的青壮年上水库“战斗”、给新生儿做尿布、给正穿的衣服打补丁、零敲碎补个门帘子、草席子、搓绳子等等,最大的用处是抹裤子。

那时的门板常被卸下来,在农闲的冬日,就着晴好的暖阳,给黑色的门板上,抹一层糨糊,铺一层铺衬。铺得平平的,抹得展展的。记得奶奶的白发在阳光下泛

虽然,我从小离家求学,一直用流利的普通话和蹩脚的英语“打天下”,很少再使用熟悉的家乡话。但是妈妈,我已经离世的母亲,我要把这些话记录下来,母亲的方言就是家乡,就是我永远的乡愁。

# 好脾气

宋红莲

寒露霜降,柑橘下光。

收获季节都忙,请不到人帮忙。只能自己起早贪黑从果树上下柑橘,拖到贩子那里去卖。

大清早,门口有雾。空气湿润,清凉甘甜,像喝过一罐凉茶之后,舌头舔摸嘴唇的感觉。老秦知道,这是满山柑橘成熟时期特有的味道。

老秦从机屋里推出“三蹦子”农用车,借着晨光,整理车上的塑料筐,等待老婆忙完杂七杂八的事情,跟他一起下田去。

昨晚卖完柑橘回来,已经麻眼了,塑料筐扔得乱七八糟,没有来得及码好。

下柑橘,不是稀里糊涂乱剪一气乱放一气的。要大中小分筐装好,才能分别卖出高低价钱来,不吃冤枉亏。

老秦开始还有点儿闹不懂,为什么柑橘越大,价钱越便宜。后来联系眼前的人和事,就想明白了。如今买货卖货,不是讲堆头、讲吃饱肚子。而是讲精致、讲甜度,有点儿“浓缩就是精华”的意味了。

老秦只能自我宽解:不怪我们“目光短浅”,只怪世界变化太快。

老婆出来,哗的一声,关拢铁门,手脚麻利地爬到车上,蹲好。

老秦中等偏上的个儿,在男人中间不显山不露水,极为普通。相对于老秦来讲,老婆的身材略显瘦小,属于“金丝麻雀”类型。

当年,媒人引荐老秦和老婆相亲,老婆见老婆如此“短小精干”,有点不乐意。老婆是个精明爽快之人,相中老秦,直接拉了老秦到避人处问他:“你磨磨叽叽个啥,不像个男子汉?”

老秦心直口快:“我不像个男子汉?我就是看你个不像个女人喽!”

老婆说:“我不像个女人,是缺了哪儿吗?”

“没有缺。”

“没有缺,那你挑剔个啥?”

“我没有挑剔。”

老秦被老婆大方利索地俘获,点头同意了。

后来,老婆的表现确实出彩,跟老秦生了一儿一女。儿子身材魁梧,当兵去了,十几年没有回来。女儿加了老秦的基因,出落得高挑秀气,嫁了个好人家,子女双双。

现在,两个人一起变老,同进共出。一生相守,一生甜蜜。

老秦发动“三蹦子”,赶街出门了。



老婆习惯了老秦开这种“三蹦子”的技术,一手抓扶手,一手扶塑料筐,随车摇晃身体,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他家的柑橘田在对面山上,顺着一条铁路走上两三里地,经过一溜坎田,直角拐个弯就到了。出门开车,也就一根烟工夫。

一条乡村公路,弯弯曲曲,起起伏伏,尽在山间丘陵穿行。老秦的车跟着地势,满山遍野的,在柑橘林里时隐时现。

这条路,老秦走了半辈子,太熟悉了。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直哪里弯,哪里上坡哪里下坡。

这条路不宽,两三米的样子,逢高见高。从泥巴路到煤渣路,石子路,再到眼下的混凝土路,老秦像看着一个人从小长到大。

老秦也看着人们从两只脚走路,到骑自行车,到骑摩托车,再到开小汽车。

唯一遗憾的是这条路的宽度无法改变,无法弄出两车道来,人们错车时常常要“瞻前顾后”。

不过,天下事难不倒英雄汉。人们在公路旁边间隔百米一段,见缝插针帮补一块土拱儿。像人让路一样,往旁边闪一会儿就过去了,也算通畅。

所以说,在山区公路上开车,不能急、不能快。要预防旁边拐弯的地方,突然冲出一个人或者一辆车来。

不少山区人的好脾气,似乎就是这么养成的。像老秦,不急不躁,控制和隐忍的劲儿非常之大。

平凡人生